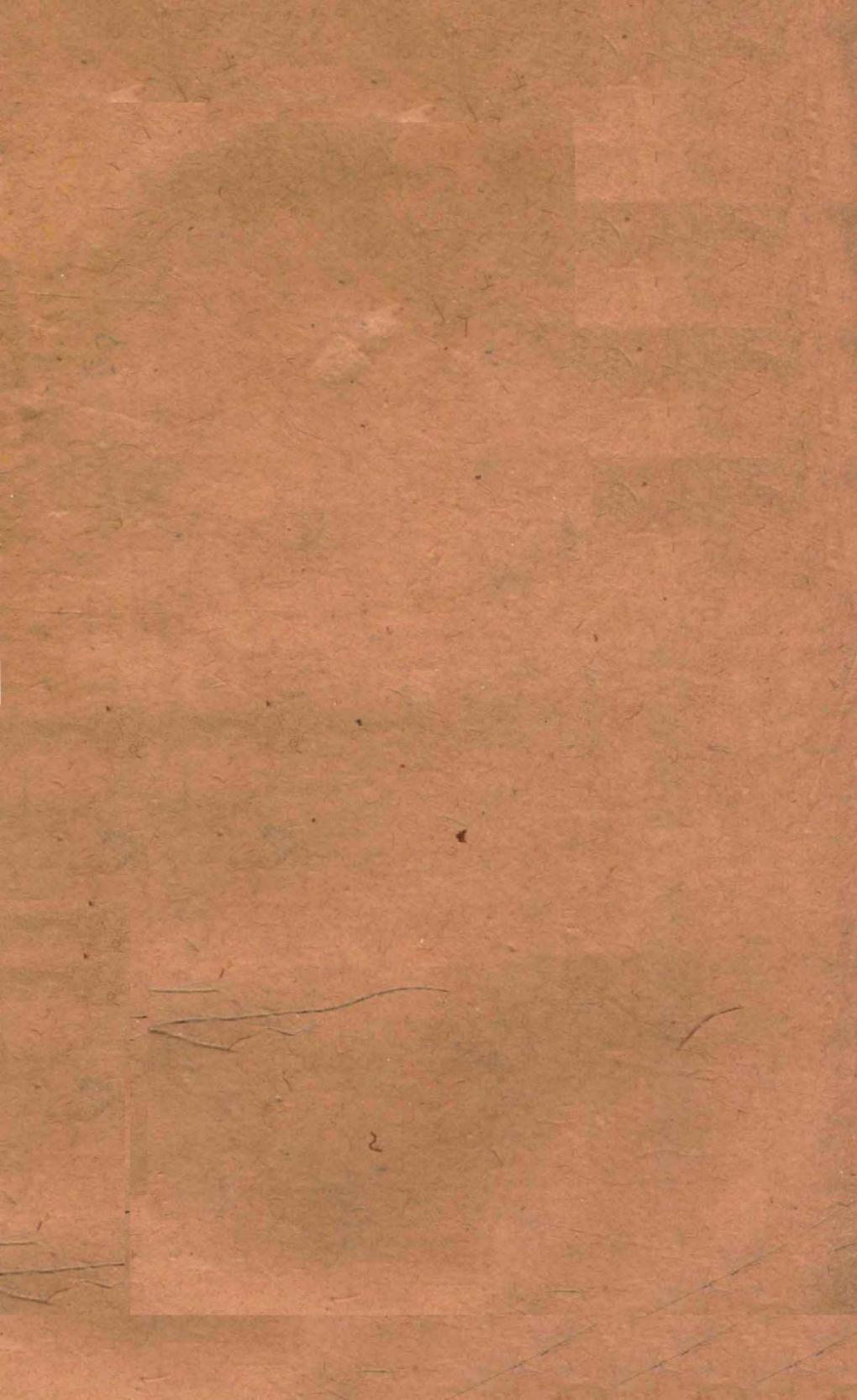


二十四史輯要

冊十



精裝
一冊

清代婦女文學史

一角五
一元

編真乙梁

本書承接謝編中國婦女文學史後，專述清代婦女文學。材料搜羅極富，舉凡漢、滿、閩閭名媛、娼門、女冠、以及雜女、丐婦，都三百餘人；其文學有價值者，無不收輯。敘述極有系統，明清絕續之際，文學蟬蛻，述之爲第一編。嗣王漁洋、袁隨園、方芷齋、阮芸臺等，先後出而鼓吹倡導，蔚爲婦女文學極盛時代，述之爲第二編。陳頤道出，鼓吹倡導之力，不減袁阮，婦女文學，亦頗可觀，述之爲第三編。自後以至清末，述之爲第四編。此外婦女文學家之有詩而無文者，或其生平年代不甚顯著者，則雜述爲第五編。末附清代婦女著作家表及人名索隱表，以便讀者參攷檢查。

中國婦女文學史

謝无量 一冊 一元四角

中國六大文豪

謝无量 一冊 一元八角

中國大文學史

謝无量 一冊 三元

法國文學史

李璜 一冊 一元二角

德國文學史大綱

張傳普 一冊 四角半

世界文學家列傳

孫僕工 一冊 精裝 元五角
並裝 一元二角

中華書局發行

二十四史輯要

卷之二十二 後漢

黨錮列傳

後漢書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効己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榦氣片言違正則廝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既衰狙詐萌起彊者以決勝爲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綰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尙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仗劍武夫教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闡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讐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僞終於篡國忠義之流

恥見纓紳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
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
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姸直之風於斯行矣
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
不其然乎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帝位擢福爲尙書時同郡河南
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
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
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
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
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
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
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
占當赦遂教平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

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諒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尙書霍諤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尙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爲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

祇宣靖公緒恭爲八顧朱楷田槩疎耽薛敦宋布唐龍贏咨宣襄爲八及刻石立碑
共爲部黨而儉爲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
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
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
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
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
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卽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
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光和二年上
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旣
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
巾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
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
崩離紀綱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

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陳蕃竇武王暢劉表度尙郭林宗別有傳荀昱附祖淑傳張邈附呂布傳胡母班附袁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嚮字嘉景魯國人郎中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位行並不顯翟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朱寓沛人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祖父稱司隸校尉淑少學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禮請五府連辟並不就永興二年司徒种嵩舉淑賢良方正辭以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輿病詣京師淑不得已而赴洛陽對策爲天下第一拜議郎又陳時政得失災異之占事皆效驗再遷尙書納忠建議多所補益又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上疏以爲宜罷宦官辭甚切直帝雖不能用亦不罪焉以淑宗室之賢特加敬異每有疑事常密諮問之靈帝卽位宦官譖淑與竇武等通謀下獄自殺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祖父脩安帝時爲太尉父益趙國相膺性簡亢無所交

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初舉孝廉爲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史
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復徵再遷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轉
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甚憚懾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
授常千人南陽樊陵求爲門徒膺謝不受陵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爲節志者所
羞荀爽嘗就謁膺因爲其御旣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永壽二年
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爲度遼將軍先是羌虜及疏勒龜茲數出攻鈔張
掖酒泉雲中諸郡百姓屢被其害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
自是之後聲振遠域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臧罪
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之以歸膺表欲按其罪元羣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
校初膺與廷尉馮緝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志糾罰姦倖緝祐時亦得罪輸作司隸
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曰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莅以羣賢染惠王璋其照乘之
珠齊威王答以四臣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竊見左校施刑徒前廷尉馮緝大司農
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邪臣肆之以法衆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親逆君

命逐出萬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今膺等投身彊禦畢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爲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宣帝徵張敞於亡命緝前討蠻荆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再遷復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卽殺之讓訴冤於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穢陋膺獨持風裁以

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及遭黨事當考實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
蕃郤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
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膺等頗引宦官子弟
宦官多懼請帝以天時宜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
皆高尙其道而汗穢朝廷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於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
屈節以全亂世爲書貽曰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惟日爲歲知以直道不容
於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卽聘問無狀嬰疾闕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
貶黜鼎臣人鬼同謀以爲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
蜺揚輝棄和取同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雖匱人望內合私
願想甚欣然不爲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頃之帝崩陳蕃
爲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連謀誅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爲長樂
少府及陳竇之敗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鈎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
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

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譖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遺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膺子瓊位至東平相初曹操徵時瓊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也爲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爲司徒胡廣所辟稍遷代郡太守徵三遷太山太守北海相其宦官子弟爲令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密縣見鄭玄爲鄉佐知其異器卽召署郡職遂遣就學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己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後桓帝徵拜尙書令遷河南尹轉太僕黨事旣起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

人亦稱李杜焉後太傅陳蕃輔政復爲太僕明年坐黨事被徵自殺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安國後別屬博陵祐初察孝廉補尚書侍郎閑練故事文札強辨每有奏議應對無滯爲僚類所歸除任城令兗州舉爲尤異遷揚州刺史是時會稽太守梁晏大將軍冀之從弟也祐舉奏其罪晏坐徵復遷祐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權強平理冤結政爲三河表再遷延熹四年拜尚書令又出爲河南尹轉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威行朝廷拜宗正三轉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歷三卿輒以疾辭乞骸骨歸田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門絕迹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於祐以譖毀不用延篤貽之書曰昔太伯三讓入無德而稱焉延陵高揖華夏仰風吾子懷遠氏之可卷體寧子之如愚微妙玄通冲而不盈蔑三光之明未暇以天下爲事何其劭與靈帝初陳蕃輔政以祐爲河南尹及蕃敗祐黜歸卒于家明年大誅黨人幸不及禍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少爲縣吏兄爲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刀報讐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圖緯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弟爲相國多行非法朗與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會九真賊起乃共薦朗爲九真都尉到官獎厲吏兵討破羣賊斬首二千級桓帝美其功徵拜議郎頃之遷尚書屢陳便宜有所補益出爲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尚書令陳蕃薦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爲尚書會被黨議免歸家朗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擅容後竇武等誅朗以黨被急徵行至牛渚自殺著書數篇號魏子云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爲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氏蔡氏並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由是爲豪姓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不交時宦然以聲名爲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爲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下馥乃頓足而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剪須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匿姓名爲冶家傭親突

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縑帛追之於涇陽市中遇
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
以守道疾惡故爲權宦所陷且念營苟全以庇性命弟奈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
也明日別去黨禁未解而卒

宗慈字孝初南陽安衆人也舉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徵不就後爲脩武令時太守出
自權豪多取貨賂慈遂棄官去徵拜議郎未到道疾卒南陽羣士皆重其義行

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也初察孝廉歷慎令貝丘長皆以郡守非其人辭病去辟
公府稍遷拜議郎與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官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
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閣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
敢隱有罪不逃刑旣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銘以記

之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厲清節爲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饑荒
盜賊羣起乃以滂爲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

守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
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
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也蕃乃謝焉復爲
太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尙書
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爲民害豈以汙簡札
哉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
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不能詰滂覩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
太守宗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
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爲
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爲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
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
中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爲范黨後牢修讒言鈎黨滂坐繫黃門北寺
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

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爲人臣不推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爲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爲唇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慄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滂後事釋南歸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同囚鄉人殷陶黃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傍應對賓客滂顧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等繫獄尙書霍諧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諧而不爲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

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
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
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
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
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

十三

尹勳字伯元河南鞏人也家世衣冠伯父睦爲司徒兄頌爲太尉宗族多居貴位者
而勳獨持清操不以地埶尙人州郡連辟察孝廉三遷邯鄲令政有異迹後舉高第
五遷尙書令及桓帝誅大將軍梁冀勳參建大謀封都鄉侯遷汝南太守上書解釋
范滂袁忠等黨議禁錮尋徵拜將作大匠轉大司農坐竇武等事下獄自殺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
其所平處皆曰無怨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託其弟恭舉茂才衍不受
乃收齎書者案之又劾奏河間相曹鼎臧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

軍梁冀爲書請之衍不答鼎竟坐輸作左校乃徵衍拜議郎符節令梁冀聞衍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冀恨之時南陽太守成瑨等以收糾宦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言甚切厲坐免官還家杜門不出靈帝卽位復拜議郎會病卒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家世衣冠族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會固被誅陟以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再遷冀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尙書令時太尉張顥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並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貨賂並奏罷黜之不納以前太尉劉寵司隸校尉許永幽州刺史楊熙涼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京師憚之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於家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父成江夏太守儉初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請爲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所爲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遏絕章表並不得通由是結仇覽

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爲儉所棄並懷怨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爲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遽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爲之殘破中平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並辟又舉敦朴公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獻帝初百姓饑荒而儉資計差溫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建安初徵爲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下年八十四

岑晊字公孝南陽棘陽人也父豫爲南郡太守以貪叨誅死晊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以有道見徵賓客滿門以晊非良家子不肯見晊留門下數日晚乃引入慈與語大奇之遂將俱至洛陽因詣太學受業晊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爲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太守弘農成瑨下車

欲振威嚴聞畊高名請爲功曹又以張牧爲中賊曹吏瑨委心畊牧褒善糾違肅清朝府宛有富賈張汎者桓帝美人之外親善巧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並得顯位恃其伎巧用埶縱橫畊與牧勸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畊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於是中常侍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其冤帝大震怒徵瑨下獄死畊與牧遁逃亡匿齊魯之間會赦出後州郡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及李杜之誅因復逃竄終于江夏山中云

陳翔字子鱗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珍司隸校尉翔少知名善交結察孝廉太尉周景辟舉高第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奇之遷定襄太守徵拜議郎遷揚州刺史舉奏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並徵詣廷尉參中常侍璜之弟也由此威名大振又徵拜議郎補御史中丞坐黨事考黃門北寺獄以無驗見原卒于家

孔昱字元世魯國魯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褒成侯自霸至昱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昱少習家學大將軍梁冀辟不應太尉舉方正對

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事禁錮靈帝卽位公車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卒于家

范康字仲真勃海重合人也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親善舉孝廉再遷潁陰令有能迹遷太山太守郡內豪姓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嚴令莫有干犯者先所請奪人田宅皆遽還之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或有逆匿太山界者康旣常疾閹官因此皆窮相收掩無得遺脫覽大怨之誣康與兗州刺史第五種及都尉壺嘉詐上賊降徵康詣廷尉減死罪一等徙日南潁陰人及太山羊陟等詣闕爲訟乃原還本郡卒于家

檀數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少爲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卽位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議郎補蒙令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年八十卒于家

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也郭林宗常謂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察孝廉舉高第

三遷侍中桓帝時數有災異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條極言得失辭甚忠切帝不能納出爲任城相頃之徵拜議郎會竇武事下獄自殺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女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尙書霍諤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晊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以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

偉節最怒

何顥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少遊學洛陽顥雖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顯名太學友人虞偉高有父讐未報而篤病將終顥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顥感其義爲復讐以頭礲其墓及陳蕃李膺之敗顥以與蕃膺善遂爲宦官所陷乃變姓名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爲奔走之友是時黨事起天下多離其難顥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戼者爲求援救以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衆及黨錮解顥辟司空府每三府會議莫不推顥之長累遷及董卓秉政逼顥以爲長史託疾不就乃與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會爽薨顥以它事爲卓所繫憂憤而卒初顥見曹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以是嘉之嘗稱潁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爲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顥屍而葬之爽之冢傍

宦者列傳

後漢書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

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卽阼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慾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

復掖廷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劒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嬌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銜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敢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鈎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執力而以辱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鄭衆字季產南陽犨人也爲人謹敏有心幾永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卽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鉤盾令時竇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策勳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衆始焉十四年帝念衆功美封爲鄆鄉侯食邑千五百戶永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三百戶元初元年卒養子閼嗣閼卒子安嗣後國絕桓帝延熹二年紹封衆曾孫石讎爲關內侯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中爲小黃門及和帝卽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慎數犯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體田野後加位尙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在宿衛封爲龍亭侯邑三百戶後爲長樂

太僕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校漢家法令倫監典其事倫初受竇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帝始親萬機勅使自致廷尉倫耻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國除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安帝時爲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閔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君悝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閔雍鄉侯又小黃門江京以讒詔進初迎帝於邸以功封都鄉侯食邑各三百戶閔京並遷中常侍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鈞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爲侈虐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閻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楊震廢皇太子爲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爲天子顯等遂專朝爭權乃諷有司奏誅樊豐廢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死徙十月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疾不起共斷江京閻顯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爲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懷歎憤又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國並附

同於程至二十七日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爲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
日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鐘下皆截單衣爲誓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
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閔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
以李閔權勢積爲省內所服欲引爲主因舉刃脅閔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閔
曰諾於是扶閔起俱於西鐘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爲順帝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
幸南宮雲臺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閻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爲小黃門樊登
勸顯發兵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閻崇屯朔平門以禦程等誘詩
入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俟得李閔者五千戶俟顯以詩所將
衆少使與登迎吏士于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遽從省中還
外府收兵至盛德門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臥病聞之卽率直宿羽林
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卽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
斫鎮不中鎮引劍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胸遂禽之送廷尉獄卽夜死旦日令侍
御史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下詔曰夫表功錄善古今之通義也故中常侍長樂太

僕江京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與故車騎將軍閻顯兄弟謀議惡逆傾亂天下中
黃門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王國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
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懷忠憤發戮力協謀遂埽滅元惡以定
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程爲謀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爲浮陽侯食邑萬
戶康爲華容侯國爲鄆侯各九千戶黃龍爲湘南侯五千戶彭愷爲西平昌侯孟叔
爲中廬侯李建爲復陽侯各四千二百戶王成爲廣宗侯張賢爲祝阿侯史汎爲臨
沮侯馬國爲廣平侯王道爲范縣侯李元爲襄信侯楊佗爲山都侯陳予爲下雋侯
趙封爲析縣侯李剛爲枝江侯各四千戶魏猛爲夷陵侯二千戶苗光爲東阿侯千
戶是爲十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李閔以先不豫謀故不封遂擢拜程騎
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賢孟叔馬國等爲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
帝怒遂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國後徙封程爲宜城侯程旣到國怨恨恚懃封還
印綬符策亡歸京師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三年帝念
程等功勳悉徵還京師程與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朝請陽嘉元年程病甚

卽拜奉車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中郎將追贈車騎將軍印綬賜謚剛侯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傳瞻望車騎程臨終遺言上書以國傳弟美帝許之而分程半封程養子壽爲浮陽侯後詔書錄微功封興渠爲高望亭侯四年詔宦官養子悉聽得爲後襲封爵定著乎令王康王國彭愷王成趙封魏猛六人皆早卒黃龍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九人與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又誣罔中常侍曹騰孟賁等永和二年發覺並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宋娥奪爵歸田舍唯馬國陳予苗光保全封邑初帝見廢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傅高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皆以無過獲罪建等坐徙朔方及帝卽位並擢爲中常侍梵坐臧罪減死一等建後封東鄉侯三百戶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旣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爲都鄉侯三百戶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安帝時除黃門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后以騰年少謹厚

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及帝卽位騰爲小黃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長樂太
僕州輔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騰爲費亭侯遷大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省闥
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
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趙典等時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嵩於斜
谷關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并以劾騰請下廷尉案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遂寢
嵩奏騰不爲纖介常稱嵩爲能吏時人嗟美之騰卒養子嵩嗣種嵩後爲司徒告賓
客曰今身爲公乃曹常侍力焉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
尉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隨乃與少子疾避亂琅邪爲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左悊河南平陰人唐衡潁川鄆人
也桓帝初超璜瑗爲中常侍悊衡爲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爲順桓二帝皇后冀代
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戚威振天下冀自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執
忌恣多所鳩毒上下鉗口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恆有不平恐言泄不敢謀之延熹二
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衡對曰單超左悊前

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一人詣門謝乃得解徐璜具瑗
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愴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迫
魯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
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
復中狐疑帝曰姦臣魯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齧
超臂出血爲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愴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
戶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愴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
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
人爲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疾病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明年薨賜
東園秘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護喪
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皆
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蜀耗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爲姬妾皆珍
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

爲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超弟安爲河東太守弟子匡爲濟陰太守璜弟盛爲河內太守愷弟敏爲陳留太守瑗兄恭爲沛相皆爲所在蠹害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著寺內時下邳縣屬東海汝南黃浮爲東海相有告言宣者浮乃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卽案宣罪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郡中震慄璜於是訴怨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虧徧天下民不堪命起爲寇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璜卒贈錢布賜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演因奏愷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爲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憎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爲都鄉侯卒於家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爲鄉侯租入歲皆三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爲關內侯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爲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執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延

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乃假百官奉祿王侯租稅覽亦上繅五千匹賜爵關內侯
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小黃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並立田業近濟北
界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勝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
大怨以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延字伯行北海人後爲京兆尹有理名
世稱爲長者覽等得此愈放縱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
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
閱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建寧二年喪母還
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
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
深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樟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
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藉沒資財具言罪
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覽遂誣儉爲鈎黨及故長樂少府
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

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順帝初以西園騎遷小黃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卽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戶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共普張亮中黃門王尊長樂謁者騰是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爲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事已具蕃武傳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五百戶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爲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是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旣誅武等詔令大官給塞具賜瑀錢五千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爲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罷復爲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肯

急捕月餘主名不立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
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以他事奏猛抵罪輸左校朝臣多以爲言
乃免刑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勃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
二人甫封冠軍侯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爲公卿列
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破石從求之
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光和二年司隸校尉陽
球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獄中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忠以爲
朱瑀等罪惡所感乃上書曰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
理湯舉伊尹不仁者遠陛下卽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
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
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闥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羣
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
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

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魚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羣公卿士
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爲之生夷寇
爲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
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雊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啟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
王甫父子應時馘戮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
不悉殄滅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遭其禍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
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
及臣爲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爲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
省臣表埽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妄
言之路章寢不報節遂領尚書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瑀亦病卒皆養子傳國審
忠字公誠宦官誅後辟公府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臯人也少以宦者爲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爲人清忠奉公靈帝
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

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爲列侯節等宦官祐簿品卑人賤讒謗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轅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爲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修厥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刺稼穡荒蔬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饑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戾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墳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況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

龍飛卽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日河間疏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聖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君如杼民如水杼方則水方杼圓則水圓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饑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項領膏唇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同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劙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勳列獨昭陛下旣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旣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

反頌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稽私臧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尙方歛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繪西園引司農之臧中廩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詔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據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尙書尙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尙書或復勅用如是二公得免選舉之負尙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玼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玼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玼爲責書奏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惲等遂共構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強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

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
強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遂收捕宗親沒入財產焉時宦者濟陰
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爲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
權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
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
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書諸儒稱之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爲風角博
達有奉公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云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時爲小黃門忠以與誅梁冀
功封都鄉侯延熹八年黜爲關中侯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
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爲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
形誼赫扶風人孟佗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間佗曰君
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輒數百千兩佗時
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輦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

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爲涼州刺史是時讓忠及夏惲郭
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
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黃巾旣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
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弟婚親
賓客典據州郡專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
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
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
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眞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猶如前
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
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謂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
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
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俟覽所爲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
等說帝令歛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

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顧一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爲卽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驕密約勅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賄賂刺史一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卽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繪帛仞積其中又還河閒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候臺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人尙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明年遂使鈎盾令宋典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又鑄四鐘皆受一千斛縣於玉

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蟆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施於
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虐
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復以忠爲車騎將
軍百餘日罷六年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以悅天下謀泄讓
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
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二十四史輯要

卷之二十三 後漢

西域傳 後漢書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爲置使者校尉領護之宣帝改曰都護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哀平間自相分割爲五十五國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匈奴斂稅重刻諸國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會匈奴衰弱莎車王賢誅滅諸國賢死之後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絕戎廬且末爲鄯善所并渠勒皮山爲于寘所統悉有其地郁立單桓孤胡烏貪訾離爲車師所滅後其國並復立永平中北虜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帥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寘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置都護戊己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悉覆其衆匈奴車師圍戊己校尉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車師於交河城章帝不欲

疲敝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二年復罷屯田伊吾善匈奴因遣
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寘綏集諸國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大破匈
奴二年憲因遣副校尉閻槃將二千餘騎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
超爲都護居龜茲復置戊己校尉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
車師後部候城相去五百里六年班超復擊破焉耆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
條支安息諸國至于海瀕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
還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
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晏駕西域背畔安帝永初元年頻攻圍都護任尚段禧等
朝廷以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自此遂棄西域北匈奴卽復收屬諸國共爲邊
寇十餘歲敦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六年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
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數月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沒
班等遂擊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復
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復部營兵三百人羈縻而

已其後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延
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璫上書陳三策以爲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
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
發鄯善兵五千人脇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
郡供其犁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
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尙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
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
虜庭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糜於盧山之壑府庫單竭杼柚空虛算至
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
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
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
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
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

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貲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卽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滅土經有明誠臣以爲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帝納之乃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絕三通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者於是龜茲疏勒于寘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嶺已西遂絕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元嘉二年長史王敬爲于寘所沒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攻屯營雖有降首曾莫懲革自此浸以疎慢矣班固記諸國風土人俗皆已詳備前書今撰建武以後其事異於先者以爲西域傳皆安帝末班勇所記云

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門陽關西至葱嶺其東北與匈奴烏孫相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

一出葱嶺東流一出于寘南山下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三百餘里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焉自鄯善踰葱嶺出西諸國有兩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之國也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出玉門經鄯善且末精絕三千餘里至拘彌

拘彌國居寧彌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去洛陽萬二千八百里領戶二千一百七十三口七千二百五十一勝兵千七百六十人順帝永建四年于寘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爲拘彌王而遣使者貢獻於漢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討之帝赦于寘罪令歸拘彌國放前不肯陽嘉元年徐由遣疏勒王臣槃發二萬人擊于寘破之斬首數百級放兵大掠更立興宗人成國爲拘彌王而還至靈帝熹平四年于

寘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死者甚衆戊己校尉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爲王時人衆裁有千口其國西接于寘三百九十里

于寘國居西城去長史所居五千三百里去洛陽萬一千七百里領戶三萬二千口八萬三千勝兵三萬餘人建武末莎車王賢強盛攻并于寘徙其王俞林爲驪歸王明帝永平中于寘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爲于寘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精絕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強盛自是南道自葱嶺以東唯此二國爲大順帝永建六年于寘王放前遣侍子詣闕貢獻元嘉元年長史趙評在于寘病癰死評子迎喪道經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寘王建素有隙乃語評子云于寘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故致死耳評子信之還入塞以告敦煌太守馬達明年以王敬代爲長史達令敬隱覈其事敬先過拘彌成國復說云于寘國人欲以我爲王今可因此罪誅建于寘必服矣敬貪立功名且受成國之說前到于寘設供具請建而陰圖之或以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爲欲殺我旦日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官屬

悉得突走時成國主薄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爲復疑卽前斬建于
寘侯將輸僰等遂會兵攻敬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于寘侯將遂
焚營舍燒殺吏士上樓斬敬懸首於市輸僰欲自立爲王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
焉馬達聞之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寘桓帝不聽徵達還而以宋亮代爲敦煌太守
亮到開募于寘令自斬輸僰時輸僰死已經月乃斷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亮
後知其詐而竟不能出兵于寘恃此遂驕自于寘經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

西夜國一名漂沙去洛陽萬四千四百里戶二千五百口萬餘勝兵三千人地生白
草有毒國人煎以爲藥傳箭鏃所中卽死漢書中誤云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自有
王

子合國居呼鞬谷去疏勒千里領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

德若國領戶百餘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去長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
洛陽萬二千一百五十里與子合相接其俗皆同自皮山西南經烏耗涉懸度歷罽
賓六十餘日行至烏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持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

支

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溼出師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其卵如甕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後役屬條支爲置大將監領諸小城焉

安息國居和檳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康居接南與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戶口勝兵最爲殷盛其東界木鹿城號爲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師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遺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還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十三年安息王滿屈復獻師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焉

大秦國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爲城郭列置郵亭皆壘塈之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輶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所居城邑周圓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爲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宮聽事五日而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卽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罽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蠶繭所作也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爲蘇合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以金錢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繪綵與之交市故遮闕不得自達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

犀角璠瑩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
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
書異矣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支者也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
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師子遮
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爲所食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北諸國所生奇異
玉石諸物譸怪多不經故不記云

大月氏國居藍氏城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
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餘萬人初月氏爲匈奴所滅遂
遷於大夏分其國爲休密雙靡貴霜脣頓都密凡五部翊俟後百餘歲貴霜翊俟丘
就卻攻滅四翊俟自立爲王國號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罽賓悉有其
國丘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闔膏珍代爲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此之
後最爲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

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貿販內富於財所屬無

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爲五翎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溼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東至磐起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爲名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土出象犀瓈瑁金銀銅鐵鉛錫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駝麌諸香石密胡椒薑黑鹽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東離國居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列城數十皆稱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長八尺而怯弱乘象駱駘往來鄰國有寇乘

象以戰

栗弋國屬康居出名馬牛羊蒲萄衆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

奄蔡國在奄蔡北屬康居出鼠皮以輸之

奄蔡國改名阿蘭聊國居地城屬康居土氣溫和多楨松白草民俗衣服與康居同
莎車國西經蒲犁無雷至大月氏東去洛陽萬九百五十里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
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强不肯附屬元帝時嘗爲侍子長於京師慕樂中國亦復
參其典法常勅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天鳳五年延死謚忠武王子康代立光
武初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自陳
思慕漢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康爲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
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九年康死謚宣成王弟賢代立攻破拘彌西夜國皆殺其王
而立其兄康兩子爲拘彌西夜王十四年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於是西
域始通葱嶺以東諸國皆屬賢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天子以問大司空竇
融以爲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欵誠又至宜加號位以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

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號賢爲單于賢浸以驕橫重求賦稅數攻龜茲諸國諸國愁懼二十一年冬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是時賢自負兵強欲并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年賢知都護不至遂遺鄯善王安書令絕通漢道安不納而殺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迎戰兵敗亡入山中賢殺略千餘人而去其冬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鄯善焉耆諸國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歸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而賢益橫媯塞王自以國遠遂殺賢使者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駟鞬爲媯塞王賢又自立其子

則羅爲龜茲王賢以則羅年少乃分龜茲爲烏壘國徙駟鞬爲烏壘王又更以貴人
爲媯塞王數歲龜茲國人共殺則羅駟鞬而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茲貴人
身毒爲龜茲王龜茲由是屬匈奴賢以大宛貢稅減少自將諸國兵數萬人攻大宛
大宛王延留迎降賢因將還國徙拘彌王橋塞提爲大宛王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
在國歲餘亡歸賢復以爲拘彌王而遣延留還大宛使貢獻如常賢又徙于寘王俞
林爲驪歸王立其弟位侍爲于寘王歲餘賢疑諸國欲畔召位侍及拘彌姑墨子合
王盡殺之不復置正但遣將鎮守其國位侍子戎亡降漢封爲守節侯莎車將君得
在于寘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平三年其大人都末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
無射我我乃爲汝殺君得都末因此卽與兄弟共殺君得而大人休莫霸復與漢人
韓融等殺都末兄弟自立爲于寘王復與拘彌國人攻殺莎車將在皮山者引兵歸
於是賢遣其太子國相將諸國兵二萬人擊休莫霸霸迎與戰莎車兵敗走殺萬餘
人賢復發諸國數萬人自將擊休莫霸霸復破之斬殺過半賢脫身走歸國休莫霸
進圍莎車中流矢死兵乃退于寘國相蘇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廣德爲王匈奴

與龜茲諸國共攻莎車不能下廣德承莎車之敝使弟輔國侯仁將兵攻賢賢連被
兵革乃遣使與廣德和先是廣德父拘在莎車數歲於是賢歸其父而以女妻之結
爲昆弟廣德引兵去明年莎車相且運等患賢驕暴密謀反城降于寘于寘王廣德
乃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賢城守使使謂廣德曰我還汝父與汝婦汝來擊我何
爲廣德曰王我婦父也久不相見願各從兩人會城外結盟賢以問且運且運曰廣
德女婿至親宜出見之賢乃輕出廣德遂執賢而且運等因內于寘兵虜賢妻子而
并其國鎖賢將歸歲餘殺之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五將發焉耆尉黎龜茲十五國
兵三萬餘人圍于寘廣德乞降以其太子爲質約歲給罽絮冬匈奴復遣兵將賢質
子不居徵立爲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爲莎車王章帝元和三年時
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大破之由是遂降漢事已具班超傳莎車東北至疏勒
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去洛陽萬三百里領戶二萬一千勝兵三萬餘人明帝
永平十六年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成自以龜茲左侯兜題爲疏勒王冬漢遣軍司
馬班超刦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爲疏勒王忠後反畔超擊斬之事已具超傳安

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國以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氏月氏王親愛之後安國死無子母持國政與國人共立臣磐同產弟子遺腹爲疏勒王臣磐聞之請月氏王曰安國無子種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遺腹叔父也我當爲王月氏乃遣兵送還疏勒國人素敬愛臣磐又畏憚月氏卽共奪遺腹印綬迎臣磐立爲王更以遺腹爲磐橐城侯後莎車連畔于寘屬疏勒疏勒以強故得與龜茲于寘爲敵國焉順帝永建二年臣磐遣使奉獻帝拜臣磐爲漢大都尉兄子臣勳爲守國司馬五年臣磐遣侍子與大宛莎車使俱詣闕貢獻陽嘉二年臣磐復獻師子封牛至靈帝建寧元年疏勒王與漢大都尉於獵中爲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得自立爲王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己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東北經尉頭溫宿姑墨龜茲至焉者

焉耆國王居南河城北去長史所居八百里東去洛陽八千二百里戶萬五千口五萬二千勝兵二萬餘人其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阨易守有海水曲入四

山之內周匝其城三十餘里永平末焉耆與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殺吏士二千餘人至永元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焉耆危須尉黎山國遂斬焉耆尉黎二王首傳送京師縣蠻夷邸超乃立焉耆左侯元孟爲王尉黎危須山國皆更立其王至安帝時西域背畔延光中超子勇爲西域長史復討定諸國元孟與尉黎危須不降永建二年勇與敦煌太守張朗擊破之元孟乃遣子詣闕貢獻

蒲類國居天山西疏榆谷東南去長史所居千二百九十里去洛陽萬四百九十里戶八百餘口二千餘勝兵七百餘人廬帳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畜能作弓矢國出好馬蒲類本大國也前西域屬匈奴而其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類人六千餘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餘日人口貧羸逃亡山谷間故留爲國云

移支國居蒲類地戶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人其人勇猛敢戰以寇鈔爲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皆與蒲類同

東且彌國東去長史所居八百里去洛陽九千二百五十里戶三千餘口五千餘勝

兵二千餘人廬帳居逐水草頗田作其所出有亦與蒲類同所居無常

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故號交河去長史所居柳中八十里東去洛陽九千一百二十里領戶千五百餘口四千餘勝兵二千人

後王居務塗谷去長史所居五百里去洛陽九千六百二十里領戶四千餘口萬五千餘勝兵三千餘人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是爲車師六國北與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後部西通烏孫建武二十一年與鄯善焉耆遣子入侍光武遣還之乃附屬匈奴明帝永平十六年漢取伊吾盧通西域車師始復內屬匈奴遣兵擊之復降北虜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懼前後王各遣子奉貢入侍並賜印綬金帛八年戊己校尉索顥欲廢後部王涿鞬立破虜侯細致涿鞬忿前王尉卑大賣已因反擊尉卑大獲其妻子明年漢遣將兵長史王林發涼州六郡兵及羌虜胡二萬餘人以討涿鞬獲首虜千餘人涿鞬入北匈奴漢軍追擊斬之立涿鞬弟農奇爲王至永寧元年後王軍就及母沙麻反畔殺部司馬及敦煌行事至安帝延光四年長史班勇擊軍就大破斬之順帝永建元年勇率後王農奇子加

特奴及八滑等發精兵擊北虜呼衍王破之勇於是上立加特奴爲後王八滑爲後部親漢侯陽嘉三年夏車師後部司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擊北匈奴於闐吾陸谷壞其廬落斬數百級獲單于母季母及婦女數百人牛羊十餘萬頭車千餘兩兵器什物甚衆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帝以車師六國接近北虜爲西域蔽扞乃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及玉門關候伊吾司馬合六千三百騎救之掩擊北虜於勒山漢軍不利秋呼衍王復將二千人攻後部破之桓帝元嘉元年呼衍王將三千餘騎寇伊吾伊吾司馬毛愷遣吏兵五百人於蒲類海東與呼衍王戰悉爲所沒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夏遣敦煌太守司馬達將敦煌酒泉張掖屬國吏士四千餘人救之出塞至蒲類海呼衍王聞而引去漢軍無功而還永興元年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遂忿戾反畔攻圍漢屯田且固城殺傷吏士後部候炭遮領餘人畔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多迫急將其母妻子從百餘騎亡走北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頗收其國人戊校尉閻詳慮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

許復爲王阿羅多乃詣詳降於是收奪所賜卑君印綬更立阿羅多爲王仍將卑君
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別屬役之食其稅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

二十四史輯要

卷之二十四 三國 魏

武帝 三國志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唯梁國橋玄南陽何顥異焉玄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年二十舉孝廉爲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徵拜議郎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爲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汚狼籍於是奏免其八禁斷淫祀姦宄逃竄郡界肅然久之徵還爲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頃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敗金城邊章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衆十餘萬天下騷動徵太祖爲典軍校尉會靈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詔董卓欲以脅太后卓

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太祖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出關過中牟爲亭長所疑執詣縣邑中或竊識之爲請得解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己吾是歲中平六年也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仙兗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同時俱起兵衆各數萬推紹爲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二月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焚宮室是時紹屯河內邈岱瑁遺屯酸棗術屯南陽仙屯潁川馥在鄴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將據成臯遣將衛茲分兵隨太祖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

去榮見太祖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太祖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轆轤大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爲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陽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士卒多叛至銓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內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爲帝太祖拒之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惡焉

二年春紹馥遂立虞爲帝虞終不敢當夏四月卓還長安秋七月袁紹脅韓馥取冀州黑山賊于毒白繞眭固等十餘萬衆略魏郡東郡王肱不能禦太祖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太祖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三年春太祖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聞之棄武

陽還太祖要擊眭固又擊匈奴於夫羅於內黃皆大破之夏四月司徒王允與呂布
共殺卓卓將李傕郭汜等殺允攻布布敗東出武關傕等擅朝政青州黃巾衆百萬
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
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
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
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
擊黃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鬪死僅而破之購求信喪不得衆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
哭焉追黃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爲青
州兵袁術與紹有隙術求援於公孫瓚瓚使劉備屯高唐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干
以逼紹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

四年春軍鄖城荊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
等佐之術使將劉詳屯匡亭太祖擊詳術救之與戰大破之術退保封丘遂圍之未
合術走襄邑追到太壽決渠水灌城走寧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還軍定陶下邳

闕宣聚衆數千人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泰山華費略任城秋太祖征陶謙下十餘城謙守城不敢出是歲孫策受袁術使渡江數年間遂有江東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爲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讐東伐夏使荀彧程昱守鄖城復征陶謙拔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鄒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鄒東要太祖太祖擊破之遂攻拔襄賁所過多所殘戮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郡縣皆應荀彧程昱保鄖城范東阿二縣固守太祖乃引軍還布到攻鄖城不能下西屯濮陽太祖曰布一日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遂進軍攻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陣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遂引去未至營止諸將未與太祖相見皆怖太祖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爲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秋九月太祖還鄖城布到乘氏爲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說太祖欲連和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太祖太祖從之冬十月太祖至東阿是歲穀一斛五十餘

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

二年春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布至又擊破之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太祖攻之布救蘭蘭敗布走遂斬蘭等布復從東縉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布夜走太祖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秋八月圍雍丘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十二月雍丘潰超自殺夷邈三族邈詣袁術請救爲其衆所殺兗州平遂東略陳地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敗于曹陽渡河幸安邑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蔓奴拒險洪不得進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儀及其衆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將軍夏六月遷鎭東將軍封費亭侯秋七月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奉別屯梁太祖遂至洛陽衛京都暹遁走天子假太祖節鉞錄尙書事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駕出轔轅而東以

太祖爲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天子之東也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公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於是以袁紹爲太尉紹恥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是歲用棗祇韓浩等議始興屯田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公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繡領其衆

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旣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公乃引兵還舞陰繡將騎來鈔公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公謂諸將曰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于此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已後不復敗矣遂還許袁術欲稱帝於淮南使人告呂布布收其使上其書術怒攻布爲布所破秋九月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李豐梁綱樂就公到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公還許公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爲繡公遣曹洪擊之不利還屯葉數爲繡表所侵冬十一月公自南征至宛表將鄧濟據湖陽攻

拔之生禽濟湖陽降攻舞陰下之

三年春正月公還許初置軍師祭酒三月公圍張繡於穰夏五月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秋七月公還許荀彧問公前以策賊必破何也公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呂布復爲袁術使高順攻劉備公遣夏侯惇救之不利備爲順所敗九月公東征布冬十月屠彭城獲其相侯譖進至下邳布自將騎逆擊大破之獲其驍將成廉追至城下布恐欲降陳宮等沮其計求救於術勸布出戰戰又敗乃還固守攻之不下時公連戰士卒罷欲還用荀攸郭嘉計遂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等執陳宮舉城降生禽布宮皆殺之太山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豨各聚衆布之破劉備也霸等悉從布布敗獲霸等公厚納待遂割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分琅邪東海北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初公爲兗州以東平畢諶爲別駕張邈

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公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爲之流涕旣出遂亡歸及布破諶生得衆爲諶懼公曰夫人孝於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

四年春二月公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醜殺楊眭固又殺醜以其衆屬袁紹屯射犬夏四月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遇犬城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衆降封爲列侯還軍敖倉以魏種爲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初公舉种孝廉兗州叛公曰唯魏種且不棄孤也及聞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旣下射大生禽种公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是時袁紹旣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爲不可敵公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秋八月公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公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率衆降封列侯十二月公軍官渡袁術自敗於陳稍

困袁譚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公遣劉備朱靈要之會術病死程昱郭嘉聞公遣備言於公曰劉備不可縱公悔追之不及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舉兵屯沛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廬江太守劉勳率衆降封爲列侯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公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遂東擊備破之生禽其將夏侯博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昌豨叛爲備又攻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卽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

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紹軍大震公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關羽亡歸劉備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壠爲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紹復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衆大懼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以爲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公從之孫策聞公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爲刺客所殺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略許下紹使劉備助辟公使曹仁擊破之備走遂破辟屯袁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公用荀攸計遣徐晃史渙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公與紹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衆

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却十五日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月紹遣車運
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
足來奔因說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
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公兵少出陣門外公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
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公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大破瓊等
皆斬之紹初聞公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
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
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衆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冀州諸郡
多舉城邑降者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
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

六年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歸復收散卒攻定諸叛郡縣九月公還
許紹之未破也使劉備略汝南汝南賊共都等應之遣蔡揚擊都不利爲都所破公
南征備備聞公自行走奔劉表都等皆散

七年春正月公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爲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遂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大牢祀橋玄進軍官渡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夏五月死小子尙代譙自號車騎將軍屯黎陽秋九月公征之連戰譙尙數敗退固守

八年春三月攻其郭乃出戰擊大破之譙尙夜遁夏四月進軍鄴五月還許留賈信屯黎陽己酉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秋七月令曰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八月公征劉表軍西平公之去鄴而南也譙尙爭冀州譙爲尙所敗走保平原尙攻之急譙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荀攸勸公許之公乃引軍還冬十月到黎陽爲子整與譙結婚尙聞公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

曠呂翔叛尙屯陽平率其衆降封爲列侯

九年春正月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尙復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既至攻鄴爲土山地道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糧道夏四月留曹洪攻鄴公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尙將沮鵠守邯鄲又擊拔之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舉縣降賜爵關內侯五月毀土山地道作圍塹決漳水灌城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尙還救鄴諸將皆以爲此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之公曰尙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尙果循西山來臨滏水爲營夜遣兵犯圍公逆擊破走之遂圍其營未合尙懼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爲圍益擊尙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顥等臨陣降衆大潰尙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尙印綬節鉞使尙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八月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鄴定公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繪絮廩食之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公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

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重豪彊兼并之法百姓喜悅天子以公領冀州牧公讓還兗州公之圍鄆也譚略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尙敗還中山譚攻之尙奔故安遂并其衆公遣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拔平原走保南皮十二月公入平原略定諸縣

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平下令曰其與袁氏同惡者與之更始令民不得復私讐禁厚葬皆一之於法是月袁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尙熙尙奔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降封爲列侯初討譚時民亡椎冰令不得降頃之亡民有詣門首者公謂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藏無爲吏所獲民垂泣而去後竟捕得夏四月黑山賊張燕率其衆十餘萬降封爲列侯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涿郡太守三郡烏丸攻鮮于輔於獷平秋八月公征之斬犢等乃渡潞河救獷平烏丸奔走出塞九月令曰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撾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議匡張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爲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

者不除吾以爲羞冬十月公還鄴初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之拔鄴幹降遂以爲刺史幹聞公討烏丸乃以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遣樂進李典擊之幹還守壺關城

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幹幹聞之乃留其別將守城走入匈奴求救於單于單于不受公圍壺關三月拔之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秋八月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承走入海島割東海之襄貢鄴戚以益琅邪省昌慮郡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爲單于以家人子爲己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爲紹所厚故尙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害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沱入汎水名平虜渠又從泃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還鄴丁酉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將北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袁尙亡虜耳夷狄貪

而無親豈能爲尙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爲鄉導公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尙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尙熙奔遼東衆尙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尙兄弟可禽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尙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公引兵自柳城還康卽斬尙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尙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尙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十一月至易水代郡烏丸行單于曾富慮上郡烏丸行單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

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

以公爲丞相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公進軍江陵下令荊州吏民與之更始乃論荊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劉表大將文聘爲江夏太守使統本兵引用荊州名士韓嵩鄧義等益州牧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十二月孫權爲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憲救合肥權聞憲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

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辛未令曰自頃已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吏存卹撫循以稱吾意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十二月軍還譙

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尙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

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冬作銅爵臺

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遣夏侯淵徐晃圍破之張魯據漢中三月遣鍾繇討之公使淵等出河東繇會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勑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秋七月公西征與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阪津據河西爲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渡循河爲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公不許九月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求地送任子公用賈詡計僞許之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父同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旣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

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冬十月軍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復其爵位使留撫其民人十二月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

安

十七年春正月公還鄴天子命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劖履上殿如肅何故事馬超

餘衆梁興等屯藍田使夏侯淵擊平之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
東武陽發干鉅鹿之慶陶曲周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冬
十月公征孫權

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攻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詔書并十
四州復爲九州夏四月至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鄒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
曰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當此之時若綏旒然宗廟乏祀社稷無
位羣凶覬覦分裂諸夏率土之民朕無獲焉卽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
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能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
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臣
釋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啟戎行此君之忠于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
三州延及平民君又翦之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君則致討
克黜其難遂遷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
功也袁術僭逆肆於淮南懾憚君靈用不顯謀斬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邁術以

隕潰此又君之功也廻戈東征呂布就戮乘轍將返張楊殂斃固伏罪張繡稽服
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亂天常謀危社稷馮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
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其神策致屆官渡大殲醜類
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盜
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東馬縣車
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
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
遂定邊境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零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此又
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敍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獄
吏無苛政民無懷慝敦崇帝族表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
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
禮物所以藩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靜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賜齊
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祚太

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鉞
鉞秬鬯弓矢大啟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今君稱不顯德明保
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莫不率俾功高于伊周而賞卑於齊晉朕甚恧
焉朕以眇眇之身託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冰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
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錫君
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邵師保出爲
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以君
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
分務本稽人昏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
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
方遠人革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
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
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關于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鉞鉞各一君

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形弓一形矢百旅弓十旅矢千
君以溫恭爲基孝友爲德明允篤誠感於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魏國
置丞相已下羣卿百寮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
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天子娉公三女爲貴
人少者待年於國九月作金虎臺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冬十月分魏郡爲東
西部置都尉十一月初置尙書侍中六卿馬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爲害氐王千萬叛
應超屯興國使夏侯淵討之

十九年春正月始耕籍田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討超梟其妻子超奔漢中韓遂徙
金城入氐王千萬部率羌胡萬餘騎與夏侯淵戰擊大破之遂走西平淵與諸將攻
興國屠之省安東永陽郡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
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
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
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

赤紱遠游冠秋七月公征孫權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衆枹罕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遣夏侯淵自興國討之冬十月屠枹罕斬建涼州平公自合肥還十一月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辭甚醜惡發聞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十二月公至孟津天子命公置旄頭宮殿設鍾虞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又曰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於是置理曹掾屬

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爲皇后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爲新興郡三月公西征張魯至陳倉將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張邵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公自陳倉以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衆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公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秋七月公至陽平張魯使弟衛與將楊昂等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

守備解散公乃密遣解惄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斬其將楊任進攻衛衛等夜遁
魯潰奔巴中公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巴漢皆降復漢寧郡爲漢中分漢中之
安陽西城爲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八月孫權圍合肥張遼李典擊破
之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舉巴夷賓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爲巴東
太守濩爲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諸侯守相冬十月始置名號侯
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十一月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封魯
及五子皆爲列侯劉備襲劉璋取益州遂據巴中遣張郃擊之十二月公自南鄭還
留夏侯淵屯漢中

二十一年春二月公還鄴三月壬寅公親耕籍田夏五月天子進公爵爲魏王代郡
烏丸行單于普富盧與其侯王來朝天子命王女爲公主食湯沐邑秋七月匈奴南
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遂留魏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八月以大理
鍾繇爲相國冬十月治兵遂征孫權十一月至譙

二十二年春正月王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谿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

之權退走三月王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夏四月天子命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五月作泮宮六月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不爲魏太子劉備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辯遣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曹洪破吳蘭斬其將任夔等五月張飛馬超走漢中陰平氏強端斬吳蘭傳其首夏四月代郡上谷烏丸無臣氏等叛遣鄆陵侯彰討破之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爲兆域使足相容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劉備九月至長安冬十月宛守將侯音等反執南陽太守劫略民吏保宛初曹仁討關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圍宛

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斬音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爲備所殺三月王自長安

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備因險拒守夏五月引軍還長安秋七月以夫人卞氏爲王后遣于禁助曹仁擊關羽八月漢水溢灌禁軍軍沒羽獲禁遂圍仁使徐晃救之九月相國鍾繇坐西曹操魏諷反免冬十月軍還洛陽孫權遣使上書以討關羽自效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圍解王軍摩陂

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陽權擊斬羽傳其首庚子王崩於洛陽年六十六遺令曰天下尙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歟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謚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

文帝三國志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於譙建安十六年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爲魏太子太祖崩嗣位爲丞相魏王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元年二月壬戌以太中大夫賈詡爲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爲相國大理王朗爲御史大夫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爲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爲金策著令藏之石室初漢熹平五年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

此何祥也。鷗曰：其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恒象此其應也。內黃殷登默而記之，至四十五年登尙在三月黃龍見。譙登聞之，曰：單鷗之言其驗茲乎？己卯以前將軍夏侯惇爲大將軍，滅貂扶餘，單于焉耆于闐王皆各遣使奉獻。夏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見庚子大將軍夏侯惇薨。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皇祖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封王子叡爲武德侯。是月馮翊山賊鄭甘王照率衆降，皆封列侯。酒泉黃華、張掖張進等各執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蘇則討進，斬之。華降。六月辛亥治兵于東郊。庚午遂南征。秋七月庚辰令曰：軒轅有明臺之議，放助有衢室之間，皆所以廣詢於下也。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縉紳考六藝。吾將兼覽焉。孫權遣使奉獻，蜀將孟達率衆降。武都氐王楊僕率種人內附居漢陽郡。甲午軍次於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八月石邑縣言鳳凰集。冬十月癸卯下令曰：諸將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其告郡國給櫓牘殯斂送致其家官爲設祭。丙午行至曲蠡。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冊曰：咨爾魏王，昔者

帝堯禪位於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茲昏羣凶肆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於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乂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祇順大禮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乃爲壇於繁陽庚午王升壇卽阼百官陪位事訖降壇視燎成禮而反改延康爲黃初大赦

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內之山陽邑萬戶奉漢帝爲山陽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京都有事于太廟致胙封公之四子爲列侯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賜男子爵人一級爲父後及孝悌力田人二級以漢諸侯王爲崇德侯列侯爲關中侯以潁陰之繁陽亭爲繁昌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奉常爲太常郎中令爲光祿勳大理爲廷尉大農爲大司農郡國縣邑多所改易更授匈奴南單于呼厨泉魏璽綬賜

青蓋車乘輿寶劒玉玦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幸洛陽是歲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數行弋獵帝大怒陵減死罪一等

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甲戌校獵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漢世祖乙亥朝日于東郊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拘戶口辛巳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一人爲列侯壬午復潁川郡一年田租改許縣爲許昌縣以魏郡東部爲陽平郡西部爲廣平郡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襄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春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爲車騎將軍初復五銖錢

夏四月以車騎將軍曹仁爲大將軍五月鄭甘復叛遣曹仁討斬之六月庚子初祀五嶽四瀆咸秩羣祀丁卯夫人甄氏卒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秋八月孫權遣使奉章并遣于禁等還丁巳使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爲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冬十月授楊彪光祿大夫以穀貴罷五銖錢己卯以大將軍曹仁爲大司馬十二月行東巡是歲築陵雲臺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蝕之庚午行幸許昌宮詔曰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二月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詔曰西戎卽敍氐羌來王詩書美之頃者西域外夷竝款塞內附其遣使者撫勞之是後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三月乙丑立齊公叡爲平原王帝弟鄖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爲王初制封王之庶子爲鄉公嗣王之庶子爲亭侯公之庶子爲亭伯甲戌立皇子霖爲河東王甲午行幸襄邑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爲鄄城王癸

亥行還許昌宮五月以荆揚江表八郡爲荊州孫權領牧故也荊州江北諸郡爲郢州閏月孫權破劉備于夷陵初帝聞備兵東下與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破備書到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振之八月蜀大將黃權率衆降九月甲午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庚子立皇后郭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篤癃及貧不能自存者賜穀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爲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卽位爲椑存不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顯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

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璵璠歛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爲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爲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瀛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爲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爲戮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是月孫權復叛復郢州爲荊州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竝進權臨江拒守十一月辛丑行幸

宛庚申晦日有食之是歲穿靈芝池

四年春正月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殘殺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讐者皆族之築南巡臺于宛三月丙申行自宛還洛陽宮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丁未大司馬曹仁薨是月大疫夏五月有鶴鳩鳥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汚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乎否則斯鳥何爲而至其博舉天下僕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六月甲戌任城王彰薨于京都甲申太尉賈詡薨太白晝見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鍾繇爲太尉辛未校獵于滎陽遂東巡論征孫權功諸將已下進爵增戶各有差九月甲辰行幸許昌宮

五年春正月初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三月行自許昌還洛陽宮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聽斷大政論辨得失秋七月行東巡幸許昌宮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幸壽春揚州界將吏士民犯五歲刑已下皆原除之九月遂至廣陵赦青徐二州改易諸將守冬十月乙卯太白晝見行還許昌宮十一月

庚寅以冀州饑遣使者開倉廩振之戊申晦日有食之十二月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典是歲穿天淵池

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所疾苦貧者振貸之三月行幸召陵通討虜渠乙巳還許昌宮并州刺史梁習討鮮卑軻比能大破之辛未帝爲舟師東征五月戊申幸譙壬戌熒惑入太微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殺太守徐質遺屯騎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與青州刺史討平之其見脅略及亡命者皆赦其罪秋七月立皇子鑒爲東武陽王八月帝遂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十一月東武陽王鑒薨十二月行自譙過梁遣使以大牢祀故漢太尉橋玄

七年春正月將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壬子行還洛陽宮

三月築九華臺夏五月丙辰帝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羣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竝受遺詔輔嗣主遺後宮淑媛昭儀已下歸其家丁巳帝崩于嘉福殿時年四十六月戊寅葬首陽陵自殯及葬皆以終制從事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爲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齊王 高貴鄉公 陳留王 三國志

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來者青龍三年立爲齊王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帝病甚乃立爲皇太子是日卽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大將軍曹爽太尉司馬宣王輔政詔曰朕以眇身繼承洪業勞勞在疚靡所控告大將軍太尉奉受末命夾輔朕躬司徒司空冢宰元輔總率百寮以寧社稷其與羣卿大夫勉勗乃心稱朕意焉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官奴婢六十已上免爲良人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丁丑詔曰太尉體道正直盡忠三世南擒孟獲西破蜀虜東滅公孫淵功蓋海內昔周

成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崇寵鄧禹所以優隆雋乂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爲太傅持
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三月以征東將軍滿寵爲太尉夏六月以遼東東沓縣吏
民渡海居齊郡界以故縱城爲新沓縣以居徙民秋七月上始親臨朝聽公卿奏事
八月大赦冬十月以鎮南將軍黃權爲車騎將軍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
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
變改也又夏正於數爲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爲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爲後十

二月

正始元年春二月乙丑加侍中中書監劉放侍中中書令孫資爲左右光祿大夫丙
戌以遼東汝北豐縣民流徙渡海規齊郡之西安臨菑昌國縣界爲新汝南豐縣以
居流民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丙寅詔令獄官亟平冤枉理出輕微羣公卿士
讜言嘉謀各悉乃心夏四月車騎將軍黃權薨秋七月詔曰易稱損上益下節以制
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以爲今出黃金銀物
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八月車駕巡省洛陽界秋稼賜高年力田各

有差

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夏五月吳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太傅司馬宣王率衆拒之六月辛丑退己酉以征東將軍王凌爲車騎將軍冬十二月南安郡地震

三年春正月東平王徽薨三月太尉滿寵薨秋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爲太尉冬十二月魏郡地震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賜羣臣各有差夏四月乙卯立皇后甄氏大赦五月朔日有蝕之旣秋七月詔祀故大司馬曹真曹休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太常桓階司空陳羣太傅鍾繇車騎將軍張郃左將軍徐晃前將軍張遼右將軍樂進太尉華歆司徒王朗驃騎將軍曹洪征西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文聘執金吾臧霸破虜將軍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典韋於太祖廟庭冬十二月倭國女王卑彌呼遣使奉獻五年春二月詔大將軍曹爽率衆征蜀夏四月朔日有蝕之五月癸巳講尚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賜太傅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差丙午大

將軍曹爽引軍還秋八月秦玉詢薨九月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
冬十一月癸卯詔祀故尙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庭己酉復秦國爲京兆郡十二月司
空崔林薨

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丙子以驃騎將軍趙儼爲司空夏六月儼薨八月丁
卯以太常高柔爲司空癸巳以左光祿大夫劉放爲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孫資爲
衛將軍冬十一月祫祭太祖廟始祀前所論佐命臣二十一人十二月辛亥詔故司
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乙亥詔曰明日大會羣臣其令太傅乘輿上殿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毋丘儉討高句驪夏五月討濶貊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
各率種落降秋八月戊申詔曰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癃疾殘病
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鬻之進退無謂其悉遣爲良民若有不能
自存者郡縣振給之己酉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當復
更治徒棄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當期於通利聞乃撾捶老小
務崇脩飾疲困流離以至哀歎吾豈安乘此而行致馨德於宗廟邪自今已後明申

勅之冬十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八年春二月朔日有蝕之夏五月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爲平陽郡秋七月尚書何晏奏曰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爲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闔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穠狎亂生近暱讐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爲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萬世法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晏父奏曰禮天子之宮有斲礪之制無朱丹之飾宜循禮復古今天下已平君臣之分明陛下但當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審賞罰以使之可絕後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臣子之願也晏父咸因闕以進

規諫

九年春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癸巳驃騎將軍中書監劉放三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四月以司空高柔爲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爲司空固辭不受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凌爲司空冬十月大風發屋折樹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官以侯就第戊戌有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辭爽與謀不軌又尙書丁謐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語在爽傳丙午大赦丁未以太傅司馬宣王爲丞相固讓乃止夏四月乙丑改年丙子太尉蔣濟薨冬十二月辛卯以司空王凌爲太尉庚子以司隸校尉孫禮爲司空

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爲車騎將軍冬十月以特進孫資爲驃騎將軍十一月司空孫禮薨十二月甲辰東海王霖薨乙未征南將軍王昶渡江掩攻吳破之三年春正月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降者數千口二月置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三月以尙書令司馬孚爲司空四月甲申以征南將軍王昶爲征

南大將軍壬辰大赦丙午聞太尉王凌謀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自殺六月彪賜死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崩辛未以司空司馬孚爲太尉戊寅太傅司馬宣王薨以衛將軍司馬景王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乙未葬懷甄后于太清陵庚子驃騎將軍孫資薨十一月有司奏諸功臣應饗食於太祖廟者更以官爲次太傅司馬宣王功高爵尊最在上十二月以光祿勳鄭沖爲司空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撫軍大將軍司馬景王爲大將軍二月立皇后張氏大赦夏五月魚二見于武庫屋上冬十一月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不利而還

五年夏四月大赦五月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詔太尉司馬孚拒之秋七月恪退還八月詔曰故中郎西平郭脩砥節厲行秉心不回乃者蜀將姜維寇鈔脩郡爲所執略往歲僞大將軍費禕驅率羣衆陰圖闖闖道經漢壽請會衆賓脩於廣坐之中手刃擊禕勇過尋政功逾介子可謂殺身成仁釋生取義者矣夫追加褒寵所以表揚忠義祚及後胤所以獎勸將來其追封脩爲長樂鄉侯食邑千戶謚曰威侯子

襲爵加拜奉車都尉賜銀千餅絹千匹以光寵存亡永垂來世焉自帝卽位至于是歲郡國縣道多所置省俄或還復不可勝紀

六年春二月己丑鎮東將軍毋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爲賊所得考問所傳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爲魏國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圍跡索得像還四五人的頭面縛將繞城表勑語像使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刃築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聞知整像爲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詔曰夫顯爵所以褒元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召募通使越蹈重圍冒突白刃輕身守信不幸見獲抗節彌厲揚六軍之大勢安城守之懼心臨難不顧畢志傳命昔解揚執楚有隕無貳齊路中大夫以死成命方之整像所能不加今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庚戌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以太常夏侯玄爲大將軍事覺諸所連

及者皆伏誅辛亥大赦三月廢皇后張氏夏四月立皇后王氏大赦五月封后父奉車都尉王夔爲廣明鄉侯光祿大夫位特進妻田氏爲宣陽鄉君秋九月大將軍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皇太后甲戌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幾耽淫內寵沈漫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謔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敍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不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于宗廟遣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是日遷居別宮年二十三使者持節送衛營齊王宮於河內重門制度皆如藩國之禮丁丑令曰東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之諸子與國至親高貴鄉公髦有大成之量其以爲明皇帝嗣

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鄴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齊王廢公卿議迎立公十月己丑公至于玄武館羣臣奏請舍前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將答拜賓者請曰議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爲遂步至太極東堂見于太后其日卽皇帝

位於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欣欣焉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齊王嗣位肆行非度顛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延納宰輔之謀用贊厥位集大命于余一人以眇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夙夜祇畏懼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訓恢中興之弘業戰戰兢兢如臨于谷今羣公卿士股肱之輔四方征鎮宣力之佐皆積德累功忠勤帝室庶憑先祖先父有德之臣左右小子用保乂皇家俾朕蒙闇垂拱而治蓋聞人君之道德厚侔天地潤澤施四海先之以慈愛示之以好惡然後教化行於上兆民聽於下朕雖不德昧於大道思與宇內共臻茲路書不云乎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大赦改元減乘輿服御後宮用度及罷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物

正元元年冬十月壬辰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俗勞士民察冤枉失職者癸巳假大將軍司馬景王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劒履上殿戊戌黃龍見于鄴井中甲辰命有司論廢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進位班賜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薨閏月己亥破欽於樂嘉欽遁走遂奔吳甲辰安風淮津都尉

斬儉傳首京都壬子復特赦淮南士民諸爲儉欽所誣誤者以鎮南將軍諸葛誕爲
鎮東大將軍司馬景王薨于許昌二月丁巳以衛將軍司馬文王爲大將軍錄尚書
事甲子吳大將孫峻等衆號十萬至壽春諸葛誕拒擊破之斬吳左將軍留贊獻捷
于京都三月立皇后卞氏大赦夏四月甲寅封后父卞隆爲列侯甲戌以征南大將
軍王昶爲驃騎將軍秋七月以征東大將軍胡遵爲衛將軍鎮東大將軍諸葛誕爲
征東大將軍八月辛亥蜀大將軍姜維寇狄道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洮西經大敗還
保狄道城辛未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
遣太尉司馬孚爲後繼九月庚子講尙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沖侍中鄭小
同等各有差甲辰姜維退還冬十月詔曰朕以寡德不能式遏寇虐乃令蜀賊陸梁
邊陲洮西之戰至取負敗將士死亡計以千數或沒命戰場冤魂不反或牽掣虜手
流離異域吾深痛愍爲之悼心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卹
其門戶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者者皆如舊科勿有所漏十一月甲午以隴右四

郡及金城連年受敵或亡叛投賊其親戚留在本土者不安皆特赦之癸丑詔曰往

者洮西之戰將吏士民或臨陣戰亡或沉溺洮水骸骨不收棄於原野吾常痛之其告征西將軍安西將軍各令部人於戰處及水次鉤求屍喪收斂藏埋以慰存亡甘露元年春正月辛丑青龍見輶縣井中乙巳沛王林薨夏四月庚戌賜大將軍司馬文王袞冕之服赤舄副焉丙辰帝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爲六十四立爻以極數凡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曰周易易之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皇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於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沒包羲氏作乎俊不能答帝又問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奧遠

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農之世爲無衣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邪俊對曰三皇之時人寡而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黃帝人衆而禽獸寡是以作爲衣裳以濟時變也帝又問乾爲天而復爲金爲玉爲老馬與細物並邪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地講易畢復命講尙書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於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嶽舉鯀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如其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爲聖其

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敘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汨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尙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鯀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爲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既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己位嶽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嶽揚舉仄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由於堯此蓋聖人欲盡衆心也帝曰堯既聞舜而不登上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嶽揚仄陋而後薦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於是復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爲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脩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爲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

有薄厚也五月鄴及上谷並言甘露降夏六月丙午改元爲甘露乙丑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秋七月己卯衛將軍胡遵薨癸未安西將軍鄧艾大破蜀大將姜維於上邽詔曰兵未極武醜虜摧破斬首獲生勳以萬計自頃戰克無如此者今遣使者犒賜將士大會臨饗飲宴終日稱朕意焉八月庚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癸酉以太尉司馬孚爲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爲太尉冬十月以司空鄭沖爲司徒尚書左僕射盧毓爲司

二年春二月青龍見溫縣井中三月司空盧毓薨夏四月癸卯詔曰玄菟郡高顯縣吏民反叛長鄭熙爲賊所殺民王簡負擔熙喪晨夜星行遠致本州忠節可嘉其特拜簡爲忠義都尉以旌殊行甲予以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爲司空五月辛未帝幸辟雍會命羣臣賦詩侍中和適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暗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紜良用反仄其原適等主者宜勑自今以後羣臣皆當玩習古義脩明經典稱朕意焉乙亥諸葛誕不就徵發兵反殺揚州刺史樂綸丙子赦淮南將吏士民爲誕所誣誤者丁丑詔曰諸葛誕造爲凶亂盪覆揚州

昔黥布逆叛漢祖親戎魄震違戾光武西伐及烈祖明皇帝躬征吳蜀皆所以奮揚
赫斯震耀威武也今宜皇太后與朕暫共臨戎速定醜虜時寧東夏己卯詔曰諸葛
誕造構逆亂迫脅忠義平寇將軍臨渭亭侯龐會騎督偏將軍路蕃各將左右斬門
突出忠壯勇烈所宜加異其進會爵鄉侯蕃封亭侯六月乙巳詔吳使持節都督夏
口諸軍事鎮軍將軍沙羨侯孫壹賊之枝屬位爲上將畏天知命深鑒禍福翻然舉
衆遠歸大國雖微子去殷樂毅遁燕無以加之其以壹爲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
牧吳侯開府辟召儀同三司依古侯伯八命之禮袞冕赤舄事從豐厚甲子詔曰今
車駕駐項大將軍恭行天罰前臨淮浦昔相國大司馬征討皆與尚書俱行今宜如
舊乃令散騎常侍裴秀給事黃門侍郎鍾會咸與大將軍俱行秋八月詔曰昔燕刺
王謀反韓誼等諫而死漢朝顯登其子諸葛誕創造凶亂主簿宣隆部曲督秦絜秉
節守義臨事固爭爲誕所殺所謂無比干之親而受其戮者其以隆絜子爲騎都尉
加以贈賜光示遠近以殊忠義九月大赦冬十二月吳大將全端全懌等率衆降
三年春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春城斬諸葛誕三月詔曰古者克敵收其屍以

爲京觀所以懲昏逆而章武功也漢孝武元鼎中改桐鄉爲聞喜新鄉爲獲嘉以著南越之亡大將軍親總六戎營據丘頭內夷羣凶外殄寇虜功濟兆民聲振四海克敵之地宜有令名其改丘頭爲武丘明以武平亂後世不忘亦京觀二邑之義也夏五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爲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之九錫文王前後九讓乃止六月丙子詔曰昔南陽郡山賊擾攘欲劫質故太守東里袞功曹應余獨身捍袞遂免於難余顛沛殞斃殺身濟君其下司徒署余孫倫吏使蒙伏節之報辛卯大論淮南之功封爵行賞各有差秋八月甲戌以驃騎將軍王昶爲司空丙寅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惇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爲三老小同爲五更車駕親率羣司躬行古禮焉是歲青龍黃龍仍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夏六月司空王昶薨秋七月陳留王峻薨冬十月丙寅分新城郡復置上庸郡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爲婢所殺

五年春正月朔日有蝕之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皇太后令曰吾以不德遭家不造昔援立東海王子髦以爲明帝嗣見其好書疏文章冀可成濟而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數呵責遂更忿恚造作醜逆不道之言以誣謗吾遂隔絕兩宮其所言道不可忍聽非天地所覆載吾卽密有令語大將軍不可以奉宗廟恐顛覆社稷死無面目以見先帝大將軍以其尙幼謂當改心爲善殷勤執據而此兒忿戾所行益甚舉弩遙射吾宮祝當令中吾項箭親墮吾前吾語大將軍不可不廢之前後數次此兒具聞自知罪重便圖爲弑逆賂遺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藥密行酖毒重相設計事已覺露直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宮殺吾出取大將軍呼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尙書王經出懷中黃素詔示之言今日便當施行吾之危殆過於累卵吾老寡豈復多惜餘命邪但傷先帝遺意不遂社稷顛覆爲痛耳賴宗廟之靈沈業卽馳語大將軍得先鋒所害此兒旣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禍重令吾悼心不可言昔漢昌邑王以罪

廢爲庶人此兒亦宜以民禮葬之當令內外咸知此兒所行又尙書王經凶逆無狀其收經及家屬皆詣廷尉庚寅太傅孚大將軍文王太尉柔司徒冲稽首言伏見中令故高貴鄉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禍依漢昌邑王罪廢故事以民禮葬臣等備位不能匡救禍亂式遏姦逆奉令震悚肝心悼慄春秋之義王者無外而書襄王出居於鄭不能事母故絕之於位也今高貴鄉公肆行不軌幾危社稷自取傾覆人神所絕葬以民禮誠當舊典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過隆雖存大義猶垂哀矜臣等之心實有不忍以爲可加恩以王禮葬之太后從之使使持節行中護軍中壘將軍司馬炎北迎常道鄉公璜嗣明帝後辛卯羣公奏太后曰殿下聖德光隆寧濟六合而猶稱令與藩國同請自今殿下令書皆稱詔制如先代故事癸卯大將軍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寵太后詔曰夫有功不隱周易大義成人之美古賢所尚今聽所執出表示外以章公之謙光焉戊申大將軍文王上言高貴鄉公率將從駕人兵拔刃鳴金鼓向臣所止懼兵刃相接卽勅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橫入兵陣傷公遂至隕命輒收濟行軍法臣聞人臣之節有死無二事上

之義不敢逃難前者變故卒至禍同發機誠欲委身守死唯命所裁然惟本謀乃欲上危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大任義在安國懼雖身死罪責彌重欲遵伊周之權以安社稷之難卽駱驛申勅不得迫近輦輿而濟遽入陣間以致大變哀怛痛恨五內摧裂不知何地可以隕墜科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斬濟凶戾悖逆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勅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太后詔曰夫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夫人有子不孝尚告治之此兒豈復成人主邪吾婦人不達大義以謂濟不得便爲大逆也然大將軍志意懇切發言惻愴故聽如所奏當班下遠近使知本末也六月癸丑詔曰古者人君之爲名字難犯而易諱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避其朝臣博議改易列奏

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字子也甘露二年封安次縣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公六月甲寅入於洛陽見皇太后是日卽皇帝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年賜民爵及穀帛各有差

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爲相國封晉公增封二郡并前滿十

加九錫之禮一如前奏諸羣從子弟其未有侯者皆封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文王固讓乃止己未故漢獻帝夫人節薨帝臨于華林園使使持節追謚夫人爲獻穆皇后及葬車服制度皆如漢氏故事癸亥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爲司空冬十月觀薨十一月燕王上表賀冬至稱臣詔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乎又當爲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況所繼者重邪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處當務盡其宜有司奏以爲禮莫崇於尊祖制莫大於正典陛下稽德期運撫臨萬國紹大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體尊戚屬正位藩服躬秉虔肅率蹈恭德以先萬國其於正典闡濟大順所不得制聖朝誠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平議以爲燕王章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或存好問準之義類則宴覲之族也可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於制書國之正典朝廷所以辨章公制宣昭軌儀於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詔燕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稱燕王者可皆上平其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吏民皆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于羣后上遵正典尊祖之制俯順聖敬

烝烝之心二者不愆禮實宜之可普告施行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陰縣井中甲午以司隸校尉王祥爲司空

二年夏五月朔日有蝕之秋七月樂浪外夷韓濺貊各率其屬來朝貢八月戊寅趙王幹薨甲寅復命大將軍進爵晉公加位相國備禮崇錫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

三年春二月青龍見於輶縣井中夏四月遼東郡言肅慎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砮三百枚皮骨鐵雜鎧二十領貂皮四百枚冬十月蜀大將姜維寇洮陽鎮西將軍鄧艾拒之破維於侯和維遁走是歲詔祀故軍祭酒郭嘉於太祖廟廷

四年春二月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夏五月詔曰蜀蕞爾小國土狹民寡而姜維虐用其衆曾無廢志往歲破敗之後猶復耕種沓中刻剝衆羌勞役無已民不堪命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經致人而不致於人兵家之上略蜀所恃賴唯維而已因其遠離巢窟用力爲易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趣甘松沓中以羅取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高樓首尾蹶討若擒維便當東西並進

掃滅巴蜀也又命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秋九月太尉高柔薨冬十月甲寅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癸酉立皇后卞氏十一月大赦自鄧艾鍾會率衆伐蜀所至輒克是月蜀主劉禪詣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鄭沖爲太保壬子分益州爲梁州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爲太尉鎮西將軍鍾會爲司徒皇太后崩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戌檻車徵鄧艾甲子行幸長安壬申使使者以璧幣祀華山是月鍾會反於蜀爲衆所討鄧艾亦見殺二月辛卯特赦諸在益土者庚申葬明元郭后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爲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爲司徒尚書左僕射荀顥爲司空己卯進晉公爵爲王封十郡并前二十丁亥封劉禪爲安樂公夏五月庚申相國晉王奏復五等爵甲戌改年癸未追命舞陽宣文侯爲晉宣王舞陽忠武侯爲晉景王六月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於成都縣獲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初自平蜀之後吳寇屯逼永安遣荆豫諸軍掎角赴救七月賊皆遁退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以同魯公拜後之義

癸巳詔曰前逆臣鍾會構造反亂聚集征行將士劫以兵威始吐姦謀發言桀逆逼
脅衆人皆使下議倉卒之際莫不驚懾相國左司馬夏侯和騎士曹屬朱撫時使在
成都中領軍司馬賈輔郎中羊琇各參會軍事和琇撫皆抗節不撓拒會凶言臨危
不顧詞指正烈輔語散將王起說會姦逆凶暴欲盡殺將士又云相國已率三十萬
衆西行討會欲以稱張形勢感激衆心起出以輔言宣語諸軍遂使將士益懷奮勵
宜加顯寵以彰忠義其進和輔爵爲鄉侯琇撫爵關內侯起宣傳輔言告令將士所
宜賞異其以起爲部曲將癸卯以衛將軍司馬望爲驃騎將軍九月戊午以中撫軍
司馬炎爲撫軍大將軍辛未詔曰吳賊政刑暴虐賦斂無極孫休遣使鄧句勅交趾
太守鎖送其民發以爲兵吳將呂興因民心憤怒又承王師平定巴蜀卽糾合豪傑
誅除旬等驅逐太守長吏撫和吏民以待國命九真日南郡聞興去逆卽順亦齊心
響應與興協同興移書日南州郡開示大計兵臨合浦告以禍福遣都尉唐譜等詣
進乘縣因南中都督護軍霍弋上表自陳又交趾將吏各上表言興創造事業大小
承命郡有山寇入連諸郡懼其計異各有攜貳權時之宜以興爲督交趾諸軍事上

大將軍定安縣侯乞賜褒獎以慰邊荒乃心欵誠形於辭旨昔儀父朝魯春秋所美竇融歸漢待以殊禮今國威遠震撫懷六合方包舉殊裔混一四表興首向王化舉衆稽服萬里馳義請吏帥職宜加寵遇崇其爵位既使興等懷忠感悅遠人聞之必皆競勸其以興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南中大將軍封定安縣侯得以便宜從事先行後上策命未至興爲下人所殺冬十月丁亥詔曰昔聖帝明王靜亂濟世保大定功文武殊塗勳烈同歸是故或舞干戚以訓不庭或陳師旅以威暴慢至於愛民全國康惠庶類必先脩文教示之軌儀不得已然後用兵此盛德之所同也往者季漢分崩九土顛覆劉備孫權乘間作禍三祖綏寧中夏日不暇給遂使遺寇僭逆歷世幸賴宗廟威靈宰輔忠武爰發四方拓定庸蜀役不浹時一征而克自頃江表衰弊政刑荒闊巴漢平定孤危無援交荆揚越靡然向風今交阣僞將呂興已帥三郡萬里歸命武陵邑侯相嚴等糾合五縣請爲臣妾豫章廬陵山民舉衆叛吳以助北將軍爲號又孫休病死主帥改易國內乖違人各有心僞將施績賊之名臣懷疑自猜深見忌惡衆叛親離莫有固志自古及今未有亡徵若此之甚若六軍震曜南

臨江漢吳會之域必扶老攜幼以迎王師必然之理也然興動大衆猶有勞費宜告喻威德開示仁信始知順附和同之利相國參軍事徐紹水曹掾孫或昔在壽春並見虜獲紹本僞南陵督才質開壯或孫權支屬忠良見事其遺紹南還以或爲副宣揚國命告喻吳人諸所示語皆以事實若其覺悟不損征伐之計蓋廟勝長筭自古之道也其以紹兼散騎常侍加奉車都尉封都亭侯或兼給事黃門侍郎賜爵關內侯紹等所賜妾及男女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以明國恩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丙午命撫軍大將軍新昌鄉侯炎爲晉世子是歲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爲太守都尉皆爲令長勸募蜀人能內移者給廩二年復除二十歲安彌福祿縣各言嘉禾生

二年春二月甲辰朐臘縣獲靈龜以獻歸之于相國府庚戌以虎賁張脩昔於成都馳馬至諸營言鍾會反逆以至沒身賜脩弟倚爵關內侯夏四月南深澤縣言甘露降吳遣使紀陟弘璆請和五月詔曰相國晉王誕敷神慮光被四海震耀武功則威蓋殊荒流風邁化則旁洽無外愍卽江表務存濟育戢武崇仁示以威德文告所加

承風嚮慕遣使納獻以明委順方寶纖珍歡以效意而王謙讓之至一皆簿送非所以慰副初附從其款願也孫皓諸所獻致其皆還送歸之于王以協古義王固辭乃止又命晉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虞宮縣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如舊儀癸未大赦秋八月辛卯相國晉王薨壬辰晉太子炎紹封襲位總攝百揆備物典冊一皆如前是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拄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九月乙未大赦戊午司徒何曾爲晉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爲司徒征東大將軍石苞爲驃騎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騫爲車騎將軍乙亥葬晉文王閏月庚辰康居大宛獻名馬歸于相國府以顯懷萬國致遠之勳十二月壬戌天祿永終歷數在晉詔羣公卿士具儀設壇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冊禪位于晉嗣王如漢魏故事甲子使使者奉策遂改次于金墉城而終館于鄴時年二十